

左傳杜注辨證

左傳杜註辨證卷三

聚學軒

桐城張聰咸著

貴池劉世

刊校刊

宣公

元年經會晉師于棐林注棐林鄭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

酈元水經注云以林鄉為棐亦或疑焉諸侯會棐楚

遇于此

謂傳云遇于北林杜注滎陽中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

盛得知不在是

而更指他處也咸案司馬彪郡國志河南尹苑陵有

棐林此最為明晰元凱舍棐林而取林鄉為訓是猶

襄二十一年經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杜氏舍閭丘

鄉而取顯閭亭為訓并迂曲矣劉昭郡國志補注於

棐林閭丘下復援杜說以亂之尤爲紕繆

傳晉趙盾帥師救陳句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注在經文下

傳言救陳宋經無宋字蓋闕

杜氏以宋屬上讀誤詳玩經傳宋公主會晉師于棐林以伐鄭所以自解其楚之侵也楚鄭合軍伐鄭則楚不暇侵宋而救鄭矣故經書楚子鄭人侵陳傳云楚子侵陳經書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傳云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不言諸國者蓋宋公主會耳條理分明元凱徑謂經闕亦何誣也正義惟知反覆駁服而佐成杜說左氏之義終以晦矣

二年傳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

合而來奔注叔牂羊斟也卑賤得先歸華元見而慰之
叔牂如前言以顯故不敢讓罪叔牂言畢遂奔魯合猶
答也

案傳言羊斟非人必非自任其咎者且叔牂口中亦

不得自稱其人當從鄭司農之說服虔注載三說鄭

也在先得歸華元見叔牂牂即誣之曰奔入晉軍者

子之馬然也非我也華元對曰非馬也其人也言是

女驅之耳叔牂既與華元合語而即來奔魯此與傳義悉合賈侍中與或說皆未善

華元爲植巡功注植將主也

周禮大司馬職云大役與慮事屬其植鄭司農云植

謂部曲將吏故宋城春秋傳曰華元爲植巡功杜說

本此案後鄭謂植築城楨也蓋破先鄭之說

于思于思注于思多鬢之貌

賈逵云白頭貌詩瓠葉有兔斯首鄭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正義引此傳服虔注云白頭貌孔沖遠曰字雖異蓋亦以斯聲近鮮故爲白頭也正義以爲成十五年華元爲右師距此三十二年計未得頭白不知家語云顏回二十髮白晉稽含白首賦序余年二十七始有白髮生於左鬢少壯髮白未爲異事此又不可以年論矣

趙盾爲旄車之族注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卿適其子當爲公族辟屏季故更掌旄車

釋文旄一作鞞服虔注鞞車戎車之倅詩汾沮洳鄭

箋公路主君之軛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軛車之族是也然則古本旄皆作軛

三年傳螭魅罔兩注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

杜解螭魅本服虔注案服云罔兩木石之怪文十八

年服注螭山神獸形或曰如虎而噉虎或曰魅人面

獸身而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服氏所

據近誕周禮凡以神仕者以夏日至致地示物彪鄭

氏注百物之神曰彪春秋傳曰螭彪魍魎說文彪老

精物也从鬼彡彡鬼毛或从未聲魍鬼屬从鬼从离

周禮方相氏毆方良鄭氏注方良罔兩也依國語云

木石之怪賈逵服虔同

劉昭後漢書補注引漢舊儀顯頊氏有三子一居若水是

為罔兩城鬼蔡邕獨斷亦然劉昭又云罔
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此亦誕說 惟杜氏以

為水神似本漢舊儀說然國語為足徵也訓魁當依

周禮訓螭當依楚辭王逸注螭龍類也周禮賈公彥疏云鄭君以魑魍為一物案鄭

無此義疏誤東京賦注魑魍山澤之神蓋以意解螭
魑亦不得分屬山澤也○案螭魑多作魑魑與魑

不為一物說文云螭若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虵从虫
高聲或曰無角曰螭魑鬼屬鄭氏注周禮引作螭魑

魑魑然則古本螭如字魑本作魑今他書用作魑魑
者不可通于左氏也賈服等注螭如字罔兩蓋古文

借魯語同

四年傳射王汰斬注汰過也

汰當作桑說文云汰浙滴也桑滑也从舟从水大聲

徐鉉曰今左氏傳作汰斬非是

以貫笠轂注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

禦寒暑名曰笠轂

周禮道右職云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鄭氏

注以蓋從表尊非謂在車時若今傘蓋者也

說文云笠笠蓋

也笠笠無柄也即謂此蓋之屬

此為車中無笠之證服虔注轂之蓋

如笠所以蔽轂上以禦矢也一曰車轂上鐵也或曰

兵車旁輪輪謂之笠轂或說為長

邳夫人使棄諸夢中注夢澤名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有雲夢城

漢志江夏郡雲杜應劭曰左傳若敖娶于邳今邳亭

是也

雲杜即今京山縣沔陽州治

此夢蓋在雲杜水經注夏水又

東逕監利縣南晉武帝太康五年立縣土卑下澤多

波池西南自州陵東界逕于雲杜沌陽為雲夢之藪

矣韋昭曰雲夢在華容縣漢志云雲夢澤在南韋說本此案春秋魯

昭公三年鄭伯如楚子產備田具以田江南之夢郭

景純言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華容今之監利石首縣也咸案

此傳之夢與昭三年傳又異此即酈元所云雲杜縣

東北有雲夢城是也今京山縣與邾亭相近胡渭云邾都

是不知雲杜之有邾亭矣於杜氏以為在安陸縣城

應劭漢志之注殆未之攷之東南者但就夢澤在江北而隨舉其地耳經傳單

稱夢者傳凡兩見此年傳與昭三年傳田江南之夢

同惟李吉甫元和志引作歐于江南之雲推而廣之

如淮南墜形訓云南方曰大夢高誘注夢雲夢楚辭

招魂與王課夢趨後先王逸注夢澤中也楚人名澤
中爲夢中左氏傳曰楚大夫鬬伯比與邲公之女媵
而生子弃諸夢中言已與懷王俱獵于夢澤之中課

第羣臣先至後至也一注云夢草中也

元和志安陸縣下云雲夢

澤在縣南五十里史記司馬相如傳云楚有七澤其
小者名雲夢方九百里左傳云邲子之女桑子于夢
中无雲字云楚子濟江入雲中復無夢字以此推之
則雲夢二澤本是別矣而禹貢及爾雅皆曰雲夢者
蓋雙舉二澤而言之司馬貞索隱亦云雲土夢木二
澤名蓋人以二澤相近或合稱雲夢耳知者據左傳
云昭王寢于夢中又楚子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則二
澤各別也鄭漁仲等於是云有雲在江北夢在江南之
論胡渭又辨之曰夢在江北雲在江南又引元凱注
楚之雲夢跨江南北謂南雲北夢單稱合稱無所不
可不知南雲之說顯與昭三年傳畋于江南之夢相
戾且單合既可通稱又何爲創南雲北夢之說首鼠
兩端轉滋枝蔓邵氏晉涵爾雅正義卽用其說以
斥宋儒之誣而胡氏臆說獨未之省則又疏矣

夢實為一藪經傳或分舉者行文之便體耳宋羅泌輩以雲在江北夢在江南固非近人又以為夢在江北雲在江南更非

八年傳楚為眾郢叛故伐郢蓼注郢蓼二國名

正義云郢蓼二國名者蓋轉寫誤以蓼於文公五年

已滅此時不應復存故為杜諱案詩漸漸之石鄭箋

舒舒鳩舒鄆舒庸之屬正義云傳又有龍舒謂之羣

郢漢志廬江郡龍舒應劭曰羣舒之邑釋例土地名有舒羣舒舒

蓼舒庸舒鳩無龍舒羣舒即龍舒也故詩正義以龍舒謂之羣舒願棟高云羣舒猶言眾舒則眾舒中獨

無龍舒何也此舒蓼蓋即鄭氏所云舒鄆也與蓼異

又誤駁正義矣國文五年傳注安豐蓼縣在今河南汝寧府固始縣東北桓十一年傳鄭與隨

絞州蓼伐楚師注蓼國義陽棘陽縣東南水經注灌湖陽城在今河南南陽府唐縣入十里

水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水也故地理志曰決水北注蓼入灌灌水于蓼亦入決春秋宣公八年冬楚公子滅舒蓼又淮水注決水自舒蓼北注不於北來酈元兩注皆以蓼爲舒蓼殊謬顧棟高亦云若蓼在安豐與吳越地懸隔安從盟吳越而還高氏地名攷謂今江南廬州廬江縣西故舒城本爲三國地此本章懷後漢書注漢志廬江郡舒故國當爲眾舒相屬之域若舒與龍舒也高說較爲有據若如顧氏求吳越相近之郢鄆則是課虛無以責有矣

十一年經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注辰陵陳地潁川

長平縣東南有辰亭

酈元水經注洧水又東南逕辰亭東俗謂之田城非也蓋田辰聲相近城亭音韻聯故也經書魯宣公十

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也京相璠云潁川長

平有故辰亭杜預曰長平縣東南有辰亭

後漢書劉昭補注引

同今此亭在長平西北長平城在東南或杜氏之繆

傳書之誤耳長平東南淋陂北畔有一阜東西減里南北五十許步俗謂之新亭臺又疑是杜氏所謂辰亭而未詳也

十一年傳使封人慮事注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謀慮計功

周禮大司馬賈疏引此傳注云封人司徒之屬官是也。大司馬職云大役與慮事後鄭謂慮事者封人也。於有役司馬與之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封人蓋卽周禮所謂封其四疆者非專司築城之職也。正義亦引鄭說顧亭林解慮爲籌度以正杜誤說淺。

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注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也。

周禮州長鄭司農注引傳同賈公彥疏引注云言取討夏徵紆之州成竊疑傳文人字或非本旨謂每鄉各取一人亦何由成一州之眾謂一人爲討徵紆所獲又何爲寶之以州玩賈服等注言取討夏徵紆之

州則於一人意更爲隔閡景伯子慎所據之本必與
今本有異今周禮州長鄭司農注所引與傳文同者深疑後儒又因傳而更其字蓋相涉誤也
愚意人當爲入字轉寫之譌謂鄉取一以入于楚也
故謂之夏州然無本可據

十二年傳韓厥爲司馬注韓萬玄孫

正義曰韓世家云韓之先事晉得封韓原曰韓武子
後三世有韓厥世本云桓叔生于萬萬生求伯求伯
生于輿子輿生獻子厥案漢書古今人表作韓宣子厥史記所云武
子蓋韓萬也如彼二文厥是萬之曾孫而服虔杜預
皆言厥韓萬玄孫不知何所據也

耆昧也注耆致也致討於昧

詩酌鄭箋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孔冲遠引傳證

云皇矣云上帝耆之是養之至老杜說非也酌傳作

義云古今字耳今本酌左傳作約蓋轉刻之誤釋文者音旨此從杜解故正義云旨致聲相近故爲致案

徐仙民讀其宜反老也蓋宗康成之說故不作旨聲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注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

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

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

周禮夏官序官鄭氏注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故

春秋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賈公彥引服氏注百

人爲卒言廣有卒爲承也五十人曰偏二十五人曰

兩廣既有一卒爲承承有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

自鄭氏服氏以徒法釋車杜君更濶車徒為一宋馬

端臨通考陳祥道禮書皆沿其論故車法徒法終不

復顯至近時江永始能據周禮司右之文解傳之卒

偏為車法已詳桓五年鄭為云一偏十五乘兩偏三

十乘故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言楚廣以三十乘為

卒卒居偏之兩周禮司右所云故下文楚子為乘廣

三十乘正是兩偏一卒之乘又云分為左右謂有左

右二廣合之則六十乘也咸以為江解兩字亦曲案

呂氏春秋云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高誘注兩技

也五技之人兵車五乘七十五人卒偏之兩蓋卒為

偏之兩兩技也三十乘為卒廣有一卒謂一廣十五

廣有一卒謂一廣
三十乘之車卒

乘爲偏以三十乘爲十五乘之技卽司右所謂合其
車之卒伍而比其乘也桓五年傳云先偏後伍伍所
承彌縫卽伍爲偏之技也所
謂兩者卽司右職云能用五兵者屬焉是也攷司馬
法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五乘爲伍二十五乘爲偏是
車法異於徒法之明證也顧棟高大事表顧炎武補
正皆執杜氏之說而各爲曲解失之遠矣

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注兩節也掉正也示閒暇

正義云兩飾掉正皆無明訓服虔亦云是相傳爲然
周禮校人飾幣馬執朴而從之鄭氏注引士喪禮下
篇云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馭者
執策立于馬後賈公彥疏曰言交轡者士兩馬二人

牽之證馬兩飾之事也服虔蓋取鄭義然致師之時
 安得有交轡夾牽之禮咸案周禮小司馬綱惡馬鄭
 氏注綱以縻索維綱狎習之兩卽綱之假借謂御下
 調習其馬而收束其驂勒也徐仙民云兩或作柄周
 禮環人鄭氏注引傳作御下柄馬掉鞅而還賈疏亦
 作柄引注柄猶飾也掉猶正也此本服注兩柄皆力掌反
 或音亮與綱爲同部字故兩爲綱之假借也柄同說
 文云掉搖也掉鞅謂掉搖其鞅而轉與尾大不掉之
 掉義同楚語韋昭注掉作也亦順服杜皆訓爲正失傳義矣顧亭林據
邵氏云兩馬掉鞅掉兩馬之鞅解與御
下兩字不屬且亦不足以示闕暇也
 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注游車補闕者

周禮車僕掌闕車之倅鄭注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
引傳作旃闕四十乘杜別闕爲義非是闕卽闕車也
楚人碁之脫局注碁教也局車上兵闕

傅氏依說文解碁爲毒

昭四年傳碁間王室哀四年傅碁澆能戒之杜氏兩注皆

爲義顧棟高大事表亦依是說以正杜譌謂兩軍相

敵無教敵人出險之理顧氏亭林又駁傅說云晉人

困厄而楚人顧教之脫險既脫而復有謔言故傳書

之以紀異案杜氏此訓本未嘗誤淺人自擾之耳局

服虔注橫木有橫木投於輪閒一曰局車前橫木禮

曲禮上釋文曰局何云闕也西京賦旗不脫局薛綜

注局所以止旗李善云局闕也謂建旗車上有闕制

之令不動搖曰局每門解下之服氏橫木之說甚確
吾鄉馬君補注據鄭氏考工記注證之然矣元凱之
注則巢車蔽櫓之屬非此建五兵旗幟之局也

每射抽矢菡注菡好箭

十二年傳左射以菡注菡矢之善者案既夕記云御

以蒲菡鄭氏注蒲杜莖蒲莖也古文菡作駟此傳下

云董澤之蒲正謂杜蒲莖也玩杜解似不與下句為

一義當依鄭說為瞭然矣漢書鼂錯傳云材官駟發

如清曰駟矢也顏師古曰駟謂矢之善者也春秋左

氏傳作菡字其音同耳小顏蓋依杜說案秦漢時猶有以蒲為箭

之說藝文類聚引三齊略記曰城東南五十里有蒲臺高八十丈秦始皇所頓處時在臺下繫蒲繫馬夾

道數百步到今蒲生猶索蒲似水楊而勁堪爲箭也爾雅釋木云楊蒲柳郭璞注可以爲箭左傳所謂董澤之蒲王風楊之水云不流束蒲鄭箋以爲蒲柳正義引陸幾疏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葉皆可以爲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旣乎今又以爲箕籜之也楊

取其鯨鯢注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

漢書翟方進傳作取其鱣鯢師古曰鱣鯢大魚爲害者也以此比敵人之勇桀者鱣古鯨字案說文云鱣海大魚也从魚畺聲春秋傳曰取其鱣鯢鱣或从京郭忠恕汗簡鱣字云鯨并出馬日碑彙羣書古文據漢書說文皆作鱣知杜氏所據者非古本也正義引裴淵廣州記周處風土記皆如字

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注麥麴鞠窮所以禦
溼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
言故謬語

正義曰麥麴作酒之物本草有芎窮者是藥草之名

案二者非禦溼之具且又不生水中杜氏之說或非

事實說文云麴同麴酒母也淮南汜論訓云夫亂人者

若穹窮之與藁本蛇牀之與麋蕪司馬相如子虛賦

藁蕪即穹窮苗也案史記素隱引司馬彪云芎窮似藁本郭璞云今歷陽呼為江離孟康曰藁蕪蘄延也

似蛇牀而香高誘注南說林訓注蛇牀臭麋蕪香司馬貞云穹窮藁本江離藁蕪並相似非是一物也

叔展蓋意託麥麴以詰其有軍食否託鞠窮以詰其

有佐亂軍者否無社兩對曰無皆以實告故叔展度

其時窮勢蹙將不免於難始授之匿於水中軍前又不能正言故作反詰之語云河魚腹疾奈何詳審上下傳文情事宛然若如杜說則叔展卒詰之以禦溼之物語既鶻突而無社又不能解此二語轉無謂矣

唐劉欽明爲突厥所執至城下呼曰有黍漿乎有簡米乎并乞墨一枚蓋欲城中選將簡兵夜襲其師也此有取於傳義

軍中多隱語矣

十五年經初稅畝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

案杜氏釋傳則取漢志民耕百畝公田十畝之說與此正相違戾也十畝旣爲公田則穀出盡歸于公豈

復十取其一若十取其一豈其九尙屬于民杜將以公田十畝之外別稅其民田之一邪則平時已行稅畝初之謂何趙岐孟子注鄭氏詩箋及周禮載師注何休公羊注皆不破什一之義什一者蓋公田居民田十分之一也今於公田之外而令民出穀故曰稅畝據孟子則公田爲田民田爲畝傳云穀不過藉則亦以藉別民畝也范甯注穀梁云古者五口之家受田百畝爲官田十畝是爲私得其什而官稅其一故曰什一此亦從食貨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之說蓋通論也若如杜氏云十畝之公田在民田百畝之內則與孟子及此傳皆相悖矣

登諸樓車注樓車車上望櫓

漢書光武帝紀衝輞撞城章懷賢注引許慎曰輞樓

車也

今本說文作兵車

又紀曰雲車十餘丈注雲車卽樓車

稱雲言其高也升之以望敵猶墨子云公輸般爲雲梯之械案成十六年傳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注巢車車上爲櫓說文作輞云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从車巢聲春秋傳曰楚子登輞車杜兩注皆訓爲車上之櫓者他書多借櫓爲樓漢書劉屈氂傳云以牛車爲櫓師古曰櫓楯也遠與敵戰故以車爲櫓用自蔽也一說櫓望敵之樓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泰山爲櫓張楫云櫓丈盾以爲翳也郭璞云櫓望樓也又有

一事樓櫓互用者三國志魏書云紹爲高櫓下曰大
祖乃爲發石車擊紹樓其實皆望樓也故漢書陳涉
傳云獨守丞與戰譙門中顏師古注譙門謂門上爲
高樓以望者樓亦爲譙故謂美麗之樓爲麗譙譙亦
呼爲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爲樓以望敵也
譙巢聲相近本一物也咸謂巢樓皆當依本傳訓爲
望樓不必依他書借櫓爲樓又解爲蔽車之櫓是使
傳文反晦矣觀郭景純釋櫓爲望樓可見

草樓也史記項羽本紀索隱引李奇曰軍
中巢櫓方面人謂之俎也皆借櫓爲樓

正義亦云
櫓澤中守

十六年經成周宣射火注傳例曰人火之也

鄉射禮豫則鉤楹內鄭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凡屋

無室曰榭宜从榭案漢書五行傳載此經與傳文正
同獨鄭氏引作災豈傳文發凡不專指此經抑鄭以
意言不出古文與

榭依邢敦銘作射漢志曰講武之坐屋

成公

二年經盟于袁婁注穀梁曰袁婁去齊五十里

杜氏釋例袁婁闕不知其處案司馬彪郡國志齊國
臨菑劉昭補注引博物記曰縣西有袁婁

三周華不注注華不注山名

外傳韋昭注華齊地不注山名案水經濟水又東北
脫逕字華不注山京相璠曰春秋土地名也華泉華不

注山下泉水也引傳下云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

李吉甫元和志云濟南郡歷城縣東北十五里一名
華山齊晉戰于鞏齊師敗績晉逐之三周華不注咸
謂不當讀作鄂不韡韡韡韡不注之不鄭氏注不讀
爲柎華鄂足也亦作跗

畏君之震師徒橈敗注震動橈曲也

詩商頌長發篇有震且業鄭箋震猶威也春秋傳曰

畏君之震

今本君誤爲吾

師徒橈敗是也

益車馬注多埋車馬

周禮校人云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鄭氏注言
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案塗車非謂泥車檀弓記
曰塗車芻靈者塗飾也與校人飾遣車之馬同義自

賈公彥校人疏與孔穎達檀弓左傳兩正義解云用泥爲車而鄭氏校人之注皆莫之省矣周禮圉人云廐馬亦如之鄭注廐馬遣車之馬人捧之亦牽而入陳又大司馬職云喪祭奉詔馬牲鄭氏注蓋遣奠也奉猶送也送之至墓告而臧之此周制遣奠有茅馬之飾益車馬者謂益遣車之馬也埋車馬蓋漢制後漢書禮儀志劉昭補注引漢舊儀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臧之內方皇覽載漢家之葬埋車馬元帝葬乃不用車馬光武帝紀又載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此欲更當時之法崇古制也杜氏以漢法釋傳誤矣

棺有翰檜注翰旁飾檜上飾

鄭氏注喪大記云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輶積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案翰檜當猶題湊也漢書霍光傳云黃腸題湊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向內故曰題湊後漢書禮儀志云牙檜梓宮如故事其遺制也杜氏別爲上旁之飾未知所據

三年經傳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注棘汝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亾縣

水經注汶水又西溝水注之水出東北馬山西南流逕棘亭南春秋成公三年經書秋叔孫僑如帥師圍

棘左傳曰取汶陽之田棘不服圍之南去汶水八十里案郡國志濟北國蛇丘劉昭補注左傳有棘地引杜云汶水北地有棘鄉與今本杜注異然以酈元之說合之則以昭所引者爲詳

五年傳乘纒注車無文

此本說文解字云纒繒無文章昭注晉語與杜同案周禮巾車夏纒鄭氏注夏纒亦五采畫無珠耳巾車職云卿乘夏纒大夫乘墨車正義不知杜失而謂乘纒蓋乘大夫墨車則直亂經矣乘纒謂降而乘卿車耳

六年傳民愁則墊隘注墊隘羸困也

說文土部墊下云下也春秋傳曰墊隘从土執聲又
 雨部霰下云寒也从雨執聲或曰早霜也讀若春秋
 傳墊阨唐元度九經字樣云霰寒也傳曰霰隘今經
 典相承作墊叔重既讀傳如字唐又引作霰者蓋以
 霰訓為寒與傳義近耳杜氏乃以意言非古義矣
方
日墊下也與說文同解
與傳義土薄水淺亦順
 子之佐十一人注六軍之卿佐

孔冲遠引服虔曰是時樂書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
 將上軍士變佐之卻錡將下軍趙同佐之韓厥將新
 中軍趙括佐之鞏朔將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將新
 下軍趙旃佐之案樂書以下共十二人軍帥謂樂書

之辭故云十一人也此視元凱爲詳備

七年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注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

江慎修云車法兩偏爲卒

卽宣十二年傳廣有一卒是也一廣三十乘得兩偏

之數故

五偏爲伍

卽桓五年傳先偏後伍是也五倍其偏之乘故曰伍

二十五

乘之偏五十乘爲卒百二十五乘爲伍十五乘之偏

三十乘爲卒七十五乘爲伍解云以兩之一卒適吳

謂合兩偏成一卒之車卽三十乘也舍偏兩之一謂

留其卒之一偏偏居卒兩之一卽十五乘也質言之

以三十乘適吳留其半耳杜誤以徒法釋車故兩之

一卒句不可通矣豈可云二十五人之百人乎咸案昭元年傳服虔引司馬法云五十乘為兩二十五乘為偏然則兩之一卒謂五十乘之車卒也舍偏兩之一謂留二十五乘也偏居兩之一故曰舍偏兩之一慎修之說猶未備據顧亭林依傅氏解兩為百兩之兩偏為半偏之偏則更淺率矣案禮坊記正義曰鄉兩引傳云臨軍對陳用鄉法此沿元凱之誤八年經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注天子天王王者之通

稱

案禮記正義曲禮下曰許慎案春秋左氏云施于夷狄

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今本左氏

傳無此文此當召桓公來賜公命傳下發凡之辭晉
宋時已脫簡耳觀康成叔重景伯子慎等皆依是文
解經可見禮曲禮下云君天下曰天子鄭注天子謂
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正
義云異義天子有爵不易孟京說易有周人五號帝
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鉤命決曰天
子爵稱也白
虎通亦云大君者興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
故賈侍中解文元年傳王使榮叔來含且贈以恩深
加禮妾母恩同畿內故稱王成公八年乃得賜命與
夷狄同故稱天子皆依傳例爲訓自杜氏注出而古
本旣失古義亦晦矣禮記正義以爲魯非夷狄稱天

子非京師而單稱王是無義例此皆信杜氏而棄古

注如塵羹殊可慨惜案漢書劉歆傳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

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閑學殘文缺稍離

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

簡傳或問編師古曰脫簡遺失之間編謂蒼編爛絕

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傳云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

左氏傳歆大好之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

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又案後漢書賈逵傳逵父

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

傳父業則賈氏所解詁者猶未離古文之舊故所發

義例多不見於今本傳文而孔氏為正義

槩從撰斥于是左氏之古學湮滅殆盡矣

九年經城中城注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

司馬彪郡國志東海郡厚丘劉昭補注左傳成九年

城中城引杜注在縣西南有中鄉城然則今本作廩

丘者已非元凱之舊顧棟高據南齊志北史東海郡

厚上縣至後魏始置沔陽郡後周改爲沔陽縣以其地在沔水之陽案舊唐書志云沔陽漢廩丘縣皆由杜注廩字傳寫之誤也

傳南冠而縶者誰也注南冠楚冠

蔡邕獨斷曰法冠楚冠也一日柱後惠文冠

後漢書輿服志

作一日柱後無惠文冠三字

高五寸以纒裹

輿服志作以纒爲展筓

鐵柱卷

執法者服之今御史廷監平服之謂之獬豸冠

輿服志曰

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常獲之故以爲冠

獬豸獸名蓋一角今冠兩角

以獬豸爲名非也太傅胡公說曰左氏傳有南冠而縶者國語曰南冠以如夏姬是知南冠蓋楚之冠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案高誘淮南主術訓注與中

郎太傅同則南冠爲獬豸冠較矣

十年傳居盲之上膏之下注盲鬲也心下爲膏

說文云盲心上鬲下也左氏傳曰病在盲之下玉篇
引同案古文上从二下从二今本在膏之下蓋古文
轉寫之譌

十三年傳跋履山川注草行爲跋

聘禮鄭氏注引傳曰輶涉山川然則輶山行之名也
道路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伏牲其上使者爲輶
祭酒脯祈告也古文輶作跋今本跋誤爲跋周禮大馭犯輶
遂驅之鄭氏注行山曰輶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蒲
芻棘柏爲神主旣祭之以車轅之而去喻無險難也

引傳曰跋涉山川此從古文禮月令鄭氏注行在廟

門外之西為鞞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

北面設注於鞞上國外祀山行之神為跋壤大小與

之同詩云取羝以鞞說文云鞞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

為鞞既祭鞞醮於牲而行為鞞鞞故聘禮賈公彥疏引鄘詩大夫跋

涉作鞞詩泉水正義引傳跋涉山川亦作鞞詩生民

傳曰鞞道祭也禮曾子問正義云祭宮內行神之鞞

及城外祖祭之鞞其制不殊此本月令跋履蓋道祭

遠行之謂跋即鞞字古文瞭然矣杜說亦本詩泉水

毛傳詩正義云跋者山行之名言草行者跋本行草之名故傳曰反草筵舍以行山必有草故山行

亦曰跋後漢書孝章帝紀章懷賢注亦用毛傳高誘注淮南又云不從踐遂曰跋涉案聘禮大馭二注則

以鄭氏犯較之說為長

伐我涑川俘我王官注涑水出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坂縣入河

郡國志河東郡聞喜邑有涑水劉昭補注引張華博

物記曰縣治涑之川左傳呂相絕秦曰伐我涑川案

酈元水經注涑水又西逕王官城北在南原上春秋

左傳成公十三年四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康猶不

俊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故有河曲之戰是

矣今世人猶謂其城曰王城也元和郡縣志聞喜縣

王官故城今名王城在縣南十五里左傳俘我王官

胡渭云涑水出河北縣雷首山亦曰然則涑川王官雷水西南流注於河左傳謂之涑川

皆在聞喜邑內矣而杜氏於王官未詳

十五年經會吳于鍾離注鍾離楚邑淮南縣

縣蓋郡字之誤

鍾離本漢舊縣屬九江郡至晉屬淮南郡故杜氏以

為淮南縣案世本日鍾離嬴姓也應劭曰縣故鍾離

子國也酈元云楚滅之以為縣春秋左傳所謂吳公

子光伐楚拔鍾離者也

案元和志漢鍾離縣隸九江郡晉立為鍾離郡漢鍾離縣

至晉屬淮南郡安帝時因東郡燕縣流入鍾離者于

此置燕縣杜云淮南縣不見晉書然預時尚無燕縣

之月深疑今本有錯簡今校晉志淮南郡有鍾離此非復杜氏之原文矣

十六年傳敗諸洧陂 敗諸洧陵注洧陂洧陵皆宋地

郡國志九江郡當塗劉昭補注引皇覽曰楚大夫子

思冢在縣東山鄉西去縣四十里子思造芍陂水經

泄水出博安縣北過芍陂注芍陂在壽春縣南入十

里嚴觀元和補志安豐縣梁置陳留安豐二郡有芍

陂後漢書注云在縣東周三百二十四里楚孫叔敖

所起崔實月令曰叔敖作期思陂即此後漢王景為

廬江太守重修之其陂徑百里咸案元豐九域志壽

州壽春郡安豐有芍陂御覽引壽春圖經曰芍陂在安豐縣豫州記曰陳縣地有

一芍陂然則當塗壽春安豐諸縣安豐今之霍丘皆為芍陂所

徑之地杜氏獨未詳也元和志宋州寧陵縣有沟陵

在縣南二十五里李吉甫曰春秋鄭子罕伐宋將鉏

樂懼敗諸沟陵

有韎韐之跗注注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

袴連

詩六月正義引鄭雜問志曰韎韐之不注

詩常棣鄭不韎韐鄭

箋不當作拊拊鄂足也古聲不拊同釋文拊亦作跗故此傳亦作不不讀如幅注屬也

幅有屬也以淺赤韐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舄也

咸案詩采菽鄭箋邪幅如今行膝也偏束其脛自足

至膝故曰在下孔冲遠云足即腳跗也周禮司服凡

兵事韐弁服鄭注韐弁以韎韐為弁又以為衣裳春

秋傳曰晉卻至衣韎韐之跗注是也今時五伯緹衣

古兵服之遺

緹與韎同色

鄭意謂屨與裳同色非指跗注

為裳也賈疏誤解鄭義

士喪禮綦結于跗連絢鄭注跗足上也絢屨飾如刀衣鼻

在屨頭上以餘紐連之止足拆也

然鄭志與司服注稍有不合注以

韎韐亦為裳則跗注乃赤色矣志以韎衣而素裳則跗注又白色矣咸以為戎事無偏衣之理當以注說

為確漢書刑法志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

史記作注衣三屬之

甲索隱曰案三屬謂甲衣也覆膊一也甲裳二也脛衣三也甲之有裳見左傳也案韋昭注晉語跗注兵

服自要以下服虔曰作大甲三屬竟人身也上身一髀

禪二脛繳三凡三屬也

蓋如淳說蘇林曰兜鍪也盆

領也髀禪也顏師古曰如淳是也屬聯也案如說之

云脛繳小司馬氏之云脛衣即傳言跗注也杜氏之

說未備

敢肅使者注肅手至地若今撻

說文撻下曰舉首下手也釋文引字林同

今本說文多作舉手

下手古文首與手通用士喪禮左首進鬢鄭注古文首爲手然從今文別首手乃斷案舉首則

手不能下至地蓋揖字誤也撻於至反肅猶後世長揖史

記周勃世家介冑之士不拜應劭曰左傳晉卻至三

肅使者而退漢書高帝紀酈食其不拜長揖師古曰長揖者

手自上而極下徐堅初學記引東觀漢記曰陳遵使匈奴辭

于王丹丹謂遵曰子使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

遂揖而別此皆肅而不拜之證又佐以公羊僖三十

三年傳揖師而行何休注揖其父於師中介冑不拜

卽此傳云閒蒙甲冑不敢拜命也肅蓋揖而不拜之

謂長揖不跪拜也韋注晉語鄭注少儀鄭司農注周禮肅拜

以此傳爲證皆失之段若膺先生釋拜辨之哲矣

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注豹叔孫僑如弟也
僑如於是遂作亂豹因奔齊

案服虔以為叔孫豹先在齊此時從國佐在師聲伯
令人就齊師使豹豹不忘宗國聞白國佐為魯請逆
此本昭四年傳稱穆子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
乃云宣伯奔齊穆子饋之則豹已在齊多年僑如始
往有明證矣杜謂豹于此年去齊經書叔孫僑如奔
齊而不書豹何也傳書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
齊又不云豹何也正義謂聲伯使豹明在魯軍得為
聲伯使此曲徇杜說而亂經傳矣試思豹於何年歸
魯經傳曾見及邪
十七年傳或與已瓊瑰食之注瓊玉瑰珠也食珠玉含

象

詩渭陽瓊瑰玉佩毛傳瓊瑰石而次玉孔仲達云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瑰是美石之名佩玉之制唯天子用純諸侯以下則玉石雜用案禮緯天子含用珠諸侯用玉大夫用碧說文云碧石之青美者似玉毛傳以瓊瑰石而次玉則正與碧同類矣說文云瓊赤玉瑰玫瑰玫火齊玫瑰也一曰石之美者然則石之赤美而次玉者謂之瓊瑰與正義雜引廣雅呂靖韻集以證杜說不知與周禮詩傳禮緯皆相戾矣

左傳杜注辨證卷三

左傳杜註辨證卷四

聚學軒叢書第二集

桐城張聰咸著

貴池劉世珩校刊

襄公

元年傳敗其徒兵于洧上注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入潁

酈元曰洧水又東逕新鄭故城中左傳襄公元年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是也然則洧上在新鄭故城中咸案穆天子傳夏庚午天子飲于洧上乃遣祭父如圃鄭與此正同元和志新鄭縣洧水縣西北二十里灌潁渠首受洧水西魏遣王思政固守長社城東魏相高澄遣將清河王高

岳攻之築堰通洧水渠灌破長社城洧于新鄭已入

潁矣杜氏未詳

郡國志潁川郡陽城洧水潁水出鄆元曰洧水又東為洧淵水春秋傳曰

龍闕于時門之外洧淵則此潭也今洧水自鄭城西

北入而東南流逕鄭城南新鄭縣漢屬河南郡長社城即鄭之長葛地也

三年傳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注組甲漆甲成

組文被練練袍

徐堅初學記引服虔注曰以組綴甲馬融注曰被練

練為甲裏卑者所服正義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

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為

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盈

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咸案呂氏春秋曰邾之故為

甲常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高誘注曰以

組連甲

今本作以帛綴甲

周書曰年不登甲則纓滕宮室不

容初學記引注曰縷繩甲不以組此可以證賈馬服說之確侍中解云盈竅任力者又本呂氏春秋甲竅滿任力者半組竅滿則盡任力之說也杜誤孔疏更誤

四年傳金奏肆夏之三注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

周禮鐘師鄭氏云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

亡是以頌不能具此以不解爲善若如呂叔玉解肆
夏爲時邁繁爲執競渠爲思文則鑿杜及外傳韋注
又以樊合肆夏爲一其分析更不安矣故鄭氏注聘
禮鄉飲酒禮兩引國語終不析句以當三夏之日可
以見前儒不執己見也

有窮后羿注羿有窮君之號

正義引孔安國云羿諸侯名案論語何晏注引孔曰
羿有窮國之君孔氏所引蓋僞爲書傳者說也安足
爲證說文解字云羿帝嚳射官賈侍中亦云羿之先
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又佐以
淮南楚辭堯使羿射九日之事則羿爲射官而世以

羿名猶黎爲火正而世以黎名也

滅斟灌及斟尋氏注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

水經注堯水又東北逕東西壽光二城間應劭曰壽

光縣有灌亭

地理志北海郡壽光縣應劭曰古斟灌禹後今灌亭是

杜預曰在

縣東南斟灌國也又言斟亭在平壽縣東南平壽故

城在白狼水西斟亭在溉水東溉水北逕斟亭西北

溉水出桑犢亭東覆甌山漢志北海郡桑犢縣有覆甌山

今白狼水薛瓚曰案地

理志北海有斟縣京相璠曰故斟尋國禹後西北去

灌亭九里

今本誤爲十

溉水又北逕寒亭西郡國志曰平

壽州斟灌東郡灌是也明帝以封周後改曰衛斟尋
在河南非平壽也汲郡古文曰太康居斟尋羿亦居
之桀又居之尙書序云太康失國兄弟五人後于

汭此卽太康之居爲近洛也余考瓚所據今河南有

尋也衛國有觀土國語曰啟有五觀蓋其名也所處

之邑其名曰觀

漢志東郡畔觀縣應劭曰夏有觀扈世祖更名衛國以封周後今薛瓚

元皆據此以爲斟灌之地前儒曾未之及且酈元所云河南之尋又未實指其地也皇甫謐曰

衛也又云夏相徙依同姓之諸侯于斟灌斟尋氏卽

汲冢書曰相居斟灌也旣依斟尋明斟尋非一居矣

未可以彼有灌目謂專此爲非舍此尋名而專彼爲

是以此推傳應氏之據亦可案矣咸案郡國志河南

尹鞏縣劉昭補注引帝王世紀曰夏太康五弟須于
雒汭在縣東北三十里鞏縣有尋谷水劉昭注引左
傳昭二十三年王師晉師圍鄆中史記曰張儀下兵
三川塞什谷之口徐廣曰縣有鄆口玉篇云河南鞏
縣西有鄆中薛瓚謂鄆爲近洛之地酈元謂河南有
鄆其說未嘗錯繆惜不能舉其地以箝後人口耳且
以畔觀爲斟灌亦無所依據

戎狄荐居注荐聚也

漢書嚴安傳隨畜荐居蘇林曰荐草也師古曰蘇林
說非荐讀曰荐荐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住
左傳戎狄荐居者也咸案蘇氏之說蓋本服虔服云

荐草也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劉光伯更證以
莊子云麋鹿食荐荐即草也服言甚確若如小顏之
解則更曲於杜矣

敗于狐駘注狐駘邾地魯國番縣東南有目台亭

郡國志魯國蕃縣劉昭補注左傳襄四年戰孤台引

杜注縣東南有目台山然則今注作亭者已非元凱

之舊番漢志作蕃應劭云邾國也音皮釋文曰白裘

魯國記云陳子游爲魯相藩子也國人爲諱改曰皮

正義亦依是說然小顏漢書注已斥其非矣狐檀弓上作臺

鄭注臺當爲壺字之誤春秋傳作狐鮪案淮南陸形訓云時泗沂出臺台術高誘注臺台術皆山名蓋臺台術爲三水所出之山臺台非狐台也故康成注禮以臺爲誤惠定字據淮南滌出目駘以證狐駘然矣

或以卞縣北山
當之未足爲確

國人逆喪者皆髻注髻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髻而已

此本鄭司農說然以髻衰之髻訓爲逆喪之髻誤也成秦喪服髻衰三年鄭氏注髻露紛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髻亦用麻也蓋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卻繞紛如著慘頭焉此喪服三年之髻也奔喪記曰婦人奔喪盡哀束髻鄭氏注去纚大紛曰髻士喪禮曰婦人髻于室鄭注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今言髻者亦去笄纚而紛也齊衰以上至笄猶髻髻之異於髻髮者旣去纚

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檀弓曰南宮
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鬢曰爾毋縱縱爾爾毋
扈扈爾其用麻布亦如著慘頭然此始死奔喪之鬢
也故賈公彥疏云鬢有二種一是未成服之鬢卽士
喪禮所云是也將斬衰者用麻將齊衰者用布二者
成服之後露紒之鬢卽喪服注所云是也孔氏妄議
鄭說其自爲喪服記正義則始從皇氏三鬢之說云
有麻有布有露紒復云正有二鬢一斬衰麻鬢二齊
衰布鬢總名露紒前後矛盾如出兩人適以貽後人
笑矣

九年傳備水器注盆罍之屬

漢書五行志載此傳同師古曰罄盞之屬也許氏說
文解字曰罄備火今之長頸餅也

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注建辰之月鶉火星昏
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
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

漢志作以出入火說曰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味七
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
時救民疾杜解出內以心味分屬非是

商人閱其禍敗之變必始於火注閱猶數也商人數所
更歷恆多火災

漢書五行志說曰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

十年經會吳于祖注祖楚地

京相璠曰宋地今彭城偃陽縣西北有祖水溝去偃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偃陽縣故城東北地理志曰故偃陽國也偃陽妘姓漢以爲縣郡國志偃陽有祖水祖水而南亂于沂而注于沐謂之祖口城杜氏釋例以爲去鍾離五百餘里非諸侯六日載會所至此又一隅之見試思六日而歷五百餘里豈乖異事邪

傳師於牛首注鄭地

水經注沙水又東南逕牛首亭東左傳桓十四年宋人與諸侯伐鄭東郊取牛首者也俗謂之車牛城矣十一年傳西濟于濟隧注濟隧水名

曰縱子忘之山川神祇其忘諸乎案襄二十八年晉文公爲踐土之盟傳云山川之神皆不及日月則此傳二司蓋卽名山名川之神與覲禮注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異蓋諸侯覲於天子加方明于壇上鄭氏所謂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賈疏引傳以爲有山川兼有二司亦沿杜說

廣車軌車滔十五乘注廣車軌車皆兵車名滔耦也外傳云輅車十五乘韋昭注輅車廣車也車軌車也十五各十五也案周禮車僕鄭氏注引宣十二年傳曰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則諸侯戎路廣車也故鄭以廣車爲橫陳之車戰國策載以廣車高誘注廣車大

車也服虔曰軌車軌守之車

歌鐘二肆注肆列也縣鐘十六爲一肆二肆三十二枚
鄭氏周禮小胥注鐘磬者編懸之二八十六枚而在
一簋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據此則鐘磬不
全者亦不得謂肆傳云二肆蓋合下罇磬爲六十四
枚耳杜以一堵之數釋肆固誤若依鄭注肆數而單
稱歌鐘爲六十四枚亦非劉光伯解合歌鐘罇磬爲
相對之目甚當然云罇磬亦二肆則又誤矣
賈公彥疏云案諸侯止有二肆當天子卿大夫判縣故取半賜魏絳魏絳得之分爲左右故云始有金石之樂案二肆之半則鐘一堵磬一堵也

十二年傳吳子壽夢卒注壽夢吳子之號

服虔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

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二

十六年傳惠牆伊戾為太子納師服虔云惠伊皆發

聲實為牆戾

杜以惠牆為氏伊戾為名殊誤

咸案吳稱句吳越號於

越餘祭為戴吳延陵為延州來

陵州來一地也陵來蓋雙聲故發聲成州

也皆夷言發聲故高誘注淮南云於發聲於越夷言

也又推而廣之如襄五年傳吳子使壽越如晉益知

壽為吳語之發聲否則臣子不能冒君號以為名也

伐宋師于楊梁注梁國睢陽縣東有地名楊梁

郡國志梁國睢陽有楊梁聚劉昭補注左傳襄十二

年楚伐宋師楊梁杜預曰有梁亭與今本注異案水

經注渙水又東逕楊亭北京相番曰采地今睢陽東南三十里有故楊梁今日陽亭俗名之曰緣城非矣劉引杜作梁亭則又楊亭之誤然元凱以爲在睢陽縣東酈氏以爲東南猶未爲確也

十四年傳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注掎其足也踣僵也

周禮箬人云二曰騎夢鄭氏注玄謂騎讀如諸戎掎之之掎今本脫掎亦得也賈公彥曰諸戎掎之是掎

爲得也案呂氏春秋高誘注踣破也謂戎得之與晉破之猶分之也詩七月正義引傳掎角皆遮截束縛之名亦沿杜誤又詩小弁伐木掎矣鄭箋掎其巔者

不欲忘踣之則又讀倚爲倚與傳異義

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注成國大國

呂覽高誘注成國過千乘之國也案千乘適當三軍之制故云不過半天子之軍正義援周禮大宗伯注以證杜說非是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注析羽爲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

羽毛蓋羽葆與旌別爲一物旌亦析羽爲之其名爲旌不曰羽毛晉宋以來爲訓故者皆溷而爲一案羽毛之見於經者若禮雜記云匠人執羽葆正義曰羽葆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

周禮小司徒及葬執葆鄭

司農云翽羽葆幢也爾雅曰翽翽也郭璞曰所持以
自蔽翽也周禮巾車有翽羽蓋鄭注以羽作小蓋以
翽日也詩毛傳翽翽也翽也故小顏注漢書韓延壽
傳曰羽葆聚翟羽爲之今翽之類也章懷賢注後漢
書光武紀曰合聚 咸歷檢諸書多以羽旄與旌對舉
五采羽名爲葆

爲文呂氏春秋節喪云羽旄旌旗此羽旄與旌異之

可證者一楚辭曰連五宿今建旄揚氛氣兮爲旌此

羽旄與旌異之可證者二又九歎云舉霓旌之端翽

兮建黃纁之總旄此羽旄與旌異之可證者三東都

賦曰羽旄埽霓旌旗拂天此羽旄與旌異之可證者

四 李善注左氏傳曰漢安世房中歌曰芳樹羽林庶
晉人假羽旄於鄭

旄翠旌此羽旄與旌異之可證者五 顏師古注言所
樹羽葆其盛若

林然訓旌旄西京賦曰垂翟葆建羽旗薛綜注謂垂
則不得其解

羽翟爲葆蓋飾建隼羽爲旌旗此羽旄與旌異之可證者六漢書齊懷王傳云建旌旗鼓車旄頭先毆此羽旄與旌異之可證者七司馬相如大人賦云總光耀之采旄又云盭攬槍以爲旌兮張揖曰旄葆也係光耀之氣於長竿以爲葆也注髦首曰旌此羽旄與旌異之可證者八鄭氏注司常夏采云注旄于干首者謂旌也高誘注淮南原道訓云翠蓋以翠鳥羽飾蓋謂羽旄也詩駉以旄爲注旄於竿首旌謂析羽爲旄與鄭又異然終未釋旄旄爲一也孫炎郭璞爾雅注皆依鄭氏說自杜氏以羽旄爲旌而正義復沿其誤於是并鄭氏之周禮注郭璞之爾雅注皆疑似而難辨矣

十五年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注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
五經異義曰禮戴說天子親迎左氏說天子不親迎
使上卿迎之諸侯亦不親迎使上大夫迎之鄭駁異
義云文王迎太姒親迎于渭孔子曰答二姓之好以
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冕而親迎君
何謂已重乎此天子諸侯有親迎也

十六年傳莒犁比公注犁比莒子號也

韓奕詩鄭箋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
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孔沖
遠曰莒郊公犁比公亦以所居之地而號之左傳於
昭公之世有莒郊公襄公之世有犁比公莒在東夷

不爲君諡每世皆以地號公此外猶有茲丕公著上
公著當之等然則犁比爲莒地較矣時人以其地號
作渠莒子故與他國不同杜猶未詳

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注襄城昆陽縣北有
湛水東入汝

酈元曰湛水出犍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流歷魚齒
山下爲湛浦方五十餘步春秋襄公十六年楚公子
格及晉師戰于湛阪今水北山有長阪蓋卽湛水以
名阪故有湛阪之名湛水又東南逕昆陽縣蒲城北
而東入汝然則杜氏所云蓋在湛水之下流與湛阪
異地矣

十七年傳晏嬰麤縗斬注斬不緝之也縗在胸前麤三升布

鄭氏注禮雜記引傳云麤衰斬者其禮在齊斬之間謂縗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正義曰案喪服初章斬衰次章疏衰疏卽麤也斬衰三升麤衰四升其布在三升四升之間此甚明晰杜解未確

曰唯卿爲大夫注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禮故孫辭略答家老

鄭氏注禮雜記引傳云此平仲之謙也言己非大夫

故爲父服士服耳王肅聖證論以爲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平仲云唯卿爲大夫遜辭以避害正義據雜記云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是大夫與士喪服不同而肅云無等則是背經說也杜元凱注左傳說與王肅同服虔注左傳與端衰喪車無等其老之問晏子之答皆爲非竝與鄭違案孔氏之辨甚明而此傳復取家語爲證不知家語亦出肅手未可信也

十八年傳其官臣偃實先後之注守官之臣

周禮大宗伯六命賜官鄭氏謂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援此傳以足其說

然則官臣者諸侯得受賜天子故臣得稱官晉文告
神稱曾臣彪故偃稱官臣也杜說未晰賈公彥疏以
爲荀偃自於晉君稱官更謬

齊侯禦諸平陰塹防口而守之廣里 齊侯登巫山以
望晉師注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
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巫山在盧縣東北

水經注濟水又北逕平陰城西杜云非也京相璠曰

平陰齊地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今爲平陰縣地也平

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

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卽此其水引瀆故瀆尙存今

防門北有光里郡國志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廣光同音馬器之一丈補注已詳

其齊人言廣音與光同卽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

巫山在平陰東北昔齊師登望晉軍畏眾而歸地里

昭著賢於杜氏東北之證矣咸案郡國志濟北國盧

縣有防門有長城至東海劉昭補注引史記蘇代說

燕王曰齊有長城巨防巨防卽防門或以長城卽防

門非是

元和志平陰故城在平陰縣東北三十里此承杜說獨劉昭郡國志補注引杜云在縣北

與今本又異矣

兩矢夾脰注脰頸也

說文脰下云項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解脰陷腦張

揖解與許同何休公羊注脰頸齊語也

史記田單列傳自奮絕脰

而死索隱引用何說楊雄羽儼賦觸福關脰顏師古解同

咸案脰蓋古頭字士虞

禮曰取諸脰膾鄭氏注古文脰膾爲頭噉也士相見禮曰夏用脯左頭鄭氏注今文頭爲脰賈公彥曰鄭不從今文者以其脰項也項不得爲頭自許何皆從今文而古文之見於經者僅儀禮鄭氏二注而已
伐雍門之菽注雍門齊城門

戰國策使輕車銳騎衝雍門高誘注雍門齊西門名也杜氏以揚門爲齊西門未詳何據

右師城上棘注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小城以爲進退之備

酈元曰潁水又逕上棘城西又屈逕其城南左傳襄公十八年楚師伐鄭城上棘以涉潁者也案漢志潁

水出潁川陽城陽乾山東至下蔡入淮上棘蓋近潁地名杜氏以為水邊未詳其處耳

右回梅山注在蔡陽密縣東北

郡國志河南尹密縣有梅山劉昭補注引杜云在縣西北與今本異

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注歌者吹律以詠八風

服氏注北風無射夾鐘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南

禮大師賈疏正義引作卯酉以北律呂為北風以南為南風案鄭氏注周禮保章

氏云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不其道亡矣

即援此傳為證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賈疏案通卦

驗云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皆不見風惟有八以當

八卦八節云十一月者則乾之風漸九月坤之風漸
八月艮之風漸十二月巽之風漸三月然則鄭氏之
說未爲確矣服解較善若如杜訓則視傳義尤遠

十九年傳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注齊侯以衛
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於戰死不順齊侯之揖
而還登城

正義以爲杜用賈說案上下傳文衛在城上號之乃
下則衛下矣問守備而以無備告豈衛志於戰死而
尙肯以無備告齊之理乎服虔引彭仲傳以爲齊侯
號衛衛慚而下齊侯乃問衛之守高唐者衛無恩信
故守者以無備告齊侯善其言故揖之乃命士卒登

城此解切於情事然未句解云命士卒登城則與下
義隔閔當是齊侯揖守備者守備乃登城也

二十年經盟于澶淵注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

水經注河水東逕繁陽故城南張晏曰縣有繁淵酈
元引杜預曰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淵澶淵卽繁淵也
亦謂之浮水焉然則今本與釋文皆作繁汙又不可
憑矣

二十一年經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注二邑在高平南
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

酈元曰洙水又西南逕南平陽縣之顯閭亭西邾邑
也杜預曰平陽北有顯閭亭十三州記曰山陽南平

陽縣又有閭丘鄉從征記曰杜謂顯閭丘也今案漆鄉在縣東北漆鄉東北十里見有閭丘鄉顯閭非也然則顯閭自是別亭未知孰是酈氏既知顯閭爲非而兩端不決爲杜所惑耳劉昭郡國志補注於閭丘亭下復援杜說以亂之更謬

志屬山陽郡

晉書地理志高平國南平陽侯國有漆亭郡國

二十二年傳焉用聖人注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

鄭箴膏肓云武仲者述聖人之道魯人稱之曰聖今使如晉過御叔御叔不說學見武仲而兩行倣之云焉用聖人爲左氏傳載之者非御叔不說學不謂武仲聖與孔子同案周禮大司徒鄭氏注聖通而先識

詩小弁鄭箋義同

二十三年傳禮爲鄰國闕注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

聘禮赴者至則衰而出鄭氏注禮爲鄰國闕於是可
以凶服將事也賈疏引傳服注云鄰國尙爲之闕樂
況甥舅之親乎若然赴者至主國君使者衰而出則
主國可以闕樂云于是可以凶服將事者謂主人所
歸禮則賓可以凶服受之其正行聘享則著吉服矣
杜說未晰

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注蓋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
周禮司約云小約劑書于丹圖鄭氏注丹圖未聞或

有彫器簠簋之屬有圖象者與春秋傳曰裴豹隸也
著於丹書今俗語有鐵券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正
義引魏律緣坐配沒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
其卷以鉛爲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案藝文類聚
載晉杜預奏事曰古之刑書銘之鼎鍾鑄之金石斯
所以遠塞異端絕異理也杜說與正義皆後世之法
梁簡文帝啟囚徒配役事啟云將恐玉科重輕全關
墨綬金書去取更由丹筆是也若解傳義舍康成其
誰從乎

啟 胠注左翼曰啟右翼曰胠

馬融注論語云前曰啟後曰殿胠亦作胠漢書楊雄

傳以罔爲周陸顏師古注引李奇曰陸遮禽獸圍陳也服虔引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驅啟案詩六月以先啟行故先儒多依此訓啟爲前軍杜說未詳

二十四年傳自虞以上爲陶唐氏注陶唐堯所治地太原晉陽縣也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後徙

晉陽及爲天子都平陽於詩爲唐國

見詩唐譜正義鄭氏詩

譜云唐者帝堯舊都今日太原晉陽漢志中山國唐縣堯山在南應劭曰故堯國張晏曰堯爲唐侯國於此是也杜說亦本鄭氏然不知中山爲始封之地平陽爲天子之都其遺漏多矣且誤合陶唐爲一地自

杜氏始漢書臣瓚注堯初居唐後居陶故曰陶唐師古以瓚說爲非閻百詩援說文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于唐故堯號陶唐氏此足以正杜之誤矣後漢郡國志濟陰定陶縣亦云古唐堯所居水經注永安本鏡縣汾水自縣西歷唐城東薛瓚漢書音義曰唐今河南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又云堯居唐東於鏡十里案永安在霍太山之陽楊雄冀州牧箴云岳陽是都謂此蓋又平陽帝都之別邑也與在中山晉陽者異胡渭徑以瓚說爲非失之

侵介根注今城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也

郡國志東萊郡黔陬侯國有介亭

二十五年傳四翼不蹕注喪車之飾諸侯六翼

周禮縫人衣袷柳之材鄭氏注故書袷柳作接櫛鄭

司農云接讀爲𨮒棺飾春秋傳曰四𨮒不踣喪祝注亦云四𨮒牆置𨮒則𨮒本作𨮒然經傳皆易𨮒矣

以備三恪注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禮記正義郊特牲曰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

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許慎謹

案云治魯詩丞相韋玄成治易施雥等說引外傳曰

王之樂可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而與左氏

說同鄭駁之云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

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

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異何得比夏殷之

後如鄭此言公羊自據二王之後左氏兼論三恪義
不乖異也熊氏義疏曰周之三恪越少昊高辛遠存
黃帝者取其制作之人故易繫辭云神農氏沒黃帝
堯舜氏作義當然也然則前儒皆以黃帝堯舜之後
為三恪杜去黃帝堯而并夏殷舜以當之顯與禮經
相戾矣詩陳譜正義曰鄭駁異義云三恪尊于諸侯
卑于二王之後則杞宋以外別有三恪謂黃
帝堯舜之後也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
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乃封
夏后氏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明陳與
薊祝共為三恪杞宋別為二王之後矣

表涇鹵注涇鹵坳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

禮記正義王制曰異義左氏說涇鹵之地九夫為表六

表而當一井漢書溝洫志云終古烏鹵兮生稻梁正義

引呂氏春秋終古斥鹵生稻梁謂鹹薄之地爲斥鹵斥卽舄也周禮草人鹹潟用貍

鄭氏注潟鹵也爾雅曰鹵鹹苦也故賈侍中注此傳云涸鹹也涸鹵謂爲鹹薄之地杜解未當

規偃豬町原防注偃豬下溼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閒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町

周禮稻人以瀦畜水以防止水鄭司農說瀦防以傳文爲證後鄭謂偃豬者畜流水之波也防豬旁隄也賈疏云楚之惡地有防豬之法案異義左氏說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賈逵注此傳同町所以界乎隄防之

閒正義引說文云田踐處曰町史游急就篇頃町界
畝此正町不爲田之證杜旣誤以原爲平原之原而
又以町爲小頃皆誤故正義別之云此原謂隄防之
閒

二十六年傳吾乃四萃於其王族注四萃四面集攻之
外傳楚語云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韋昭注時
晉有四軍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致攻
之案上文欒犯易行以誘之則中軍先入矣當依外
傳作三萃觀禮云四享皆束帛加璧鄭氏注四當爲
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
此誤也咸謂此傳亦然古文四从三與三字僅一畫

之別轉寫遂失其真耳以外傳證之益信

二十七年傳公喪之如稅服終身注稅卽總也喪服總
緘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
爲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

服虔注衰麻已除乃聞喪而服是爲稅服服之輕者
案禮記過而追服實名爲稅以聞凶之日爲喪服之
始咸按士虞禮曰丈夫說經帶於廟門外鄭氏注旣
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也夕日則服葛者爲耐期今
文說爲稅賈疏曰變麻服葛是變重服輕服說終是
不易稅乃說字之今文耳杜氏不知古文之稅爲說
遂迂迴而爲曲說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注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
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
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
例言之詳矣

婺源江氏曰經書十二月乙亥朔日食傳作十一月
乙亥朔傳文是經文傳寫譌耳此年七月經有辛巳
則乙亥朔必是十一月矣姜岌云十一月乙亥朔交
分入食限大衍授時二家所推皆同則是辰在戌非
在申而傳云辰在申司歷過再失閏矣此左氏之妄
杜氏乃曲徇傳文前去兩閏此年冬頓置兩閏皆非

事實十一月辰在戌則明年春辰在子丑當大寒時

無冰故書非因驟增兩閏始得春無冰也歷家能推

遠年之食訂春秋之譌者自姜岌始杜氏雖作長歷

非知歷者也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通鑑外紀目錄云杜預長歷既違五歲再閏又非歸餘於

終但據春秋

經傳考日辰朔晦前後甲子不合則置

一閏非歷也

春秋分記云長歷於隱元年正月朔則

辛巳二年則乙亥

諸曆之正皆建子而預之正獨建

丑焉日有不在其月

則改易閏餘彌以求合故閏月

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

咸案漢志魯歷不

正以閏餘一之歲為部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而司歷以為在建戌史書建

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為建亥志又云襄

公二十七年距辛亥百九歲九月己亥朔是建申之

月也魯史書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曰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言時實行以爲十一月也不察其建不考之於天也然則此傳在漢說已有疑議而皆參錯不合蓋三統之術旣疏魯歷亦出漢時耳孔冲遠云古書磨滅致有錯誤其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隸書則縑以代簡紙以代縑多歷世代年數遙遠喪亂或轉寫誤失其本真後之學者宜知此意竊以此傳當卽漢書劉歆傳所云傳有間編之類邪若如慎修徑斥左氏之妄則又不免厚誣古賢矣

張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再失閏當爲八月建酉

而云建申誤也

二十八傳以有時蓄陰不堪陽蛇乘龍注時蓄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溫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蛇元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木也木爲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爲蛇所乘

案杜意與傳相反傳言歲在星紀而淫於亥枵則歲星乘亥枵矣下云蛇乘龍蓋蛇爲龍所乘也故陰不堪陽則春無冰服虔注歲爲陽亥枵爲陰歲乘陰進至亥枵陰不堪陽故溫無冰正義辨之謂下云蛇乘龍乃謂亥枵乘歲星若如其說又何陰不堪陽之有正義知有杜而不知有左氏且並不尋繹上下傳文而專以排詆爲能事耳

舍不爲壇注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爲壇以受郊勞

服虔本壇作墀解云除地爲墀王肅本作壇解云除地坦坦者則讀爲墀也詩東門之墀毛傳墀除地町町者正義引此傳上言舍不爲壇下言今子草舍明知壇者除地去草矣徧檢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尙書言壇墀者皆封土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墀見禮祭法鄭氏注壇墀字異而作此壇字讀音曰墀蓋古字得通用也周禮大司馬云暴內陵外則壇之鄭氏注壇讀爲同墀之墀楚辭七諫曰雞鶩滿堂壇兮王逸注平場廣坦曰壇音善咸案聘禮未入竟壹肆爲壇壇畫階帷其北無宮鄭氏注壇土象壇帷其北

宜有所鄉依也無宮不壇土也畫外垣也周禮司儀
爲壇三成宮鄭氏注宮謂壇土以爲牆處所謂壇壇
宮也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鄭氏注宮謂壇土爲
埒以象牆壁也據此三注則壇爲壇土不兼除地之
目杜氏執首鼠兩端之說意欲兼通其義耳當從鄭
讀壇如字賈公彥覲禮疏曰司儀諸侯之臣相爲國
客受勞于館不爲帷宮臣禮卿行君禮旅從徒眾少
故在館諸侯禮君行師從徒眾多故于帷宮引傳云
諸侯相朝當爲帷宮受勞之事也

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注減其膳

呂氏春秋高誘注肉汁曰洎周禮士師鄭氏注洎謂

增其沃汁也

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注優俳

禮樂記云及優侏僂獫狁鄭氏注獫狁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亂男女之尊卑獫或爲優漢書檀長卿爲獼猴舞案下云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此又云圉人爲優則從鄭說爲確○正義引史記優孟優旃以爲善爲優戲而以優著名殊謬優姓見廣韻

慶封汜祭注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不共

周禮大僕鄭氏注窆讀如慶封汜祭之汜賈公彥疏曰慶封齊大夫有罪來奔魯魯以饗食之祭先遂覆

豆以祭謂之汜祭

吳句餘子之朱方注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

司馬貞史記索隱曰計餘祭以襄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末句餘餘祭或謂是一人夷末惟史記作餘昧左氏及公羊竝爲餘祭夷末句餘音字各異不得爲一杜氏誤耳案服注句餘爲餘祭正義亦知此時吳君是餘祭明年餘祭死乃夷末代立然杜云夷末必曲爲之諱也

二十九年經吳子使札來聘注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

案杜解與前年傳句餘訓爲夷末此年經闔弒吳子

餘祭皆相反又自違戾矣句餘本餘祭而謂夷末時
餘祭尙在夷末未立此經吳子當是夷末而謂餘祭
餘祭已弒夷末新嗣故賈逵服虔皆以爲夷末新卽
位使來通聘此論終是不易札以六月到魯經傳無
文蓋杜之妄也范甯更據之以注穀梁益誤

傳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注言季氏欲得下而欺
我言叛益疏我

正義依杜本祇作多古人多祇同音張衡西京賦云
炙炮夥清酤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同韻案傳依
服本作祇云適也更證以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何
晏注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解多亦爲適然則服作

祇杜作多音雖得通而元凱訓多爲益轉於此傳之義不了矣

險而易注險當爲儉字之誤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案險與易爲對文禮記儒行曰道塗不爭險易之利美哉思而不貳注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

皇甫士安曰詩人歌武王之德今小雅自魚麗至菁菁者莪十篇是也

見舞象箛南籥者注象箛舞所執南籥以箛舞也皆文王之樂

詩維清序云奏象舞也鄭箋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禮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

管象象與清廟相對故鄭注明堂位云象謂周頌武也

也以管播之注文王世子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

以管播其聲又為之舞皆於堂下注祭統云管象吹

管而舞武象之樂也據此則舞象為武王之樂禮文

子正義云案詩維清奏象舞是武王作樂稱象也故

左傳云見舞象箭南籥必知此是武王伐紂樂者以

上文云登歌清廟此云下管象下云正君臣之位上

下之義故知此象為武王樂在堂下也詩維清正義

亦云清廟則升歌象則下管明有父子尊卑之異記

文於管下別云舞大武謂武詩則簫管以次之武樂

則于戚以舞之說文箭下云擊人也从竹削聲虞舜樂曰箭

韶今本尚書作簫韶某氏傳曰言簫見細器之備詩

周頌正義引韶箭亦作韶簫案禮曲禮上云右手執

簫鄭氏注簫弭頭也謂之簫簫邪也正義謂弓頭為

鞞鞞簫之言亦相似也僖二十三年傳云左執鞭弭

正義引司馬相如上林賦拂鷺鳥捎鳳凰捎亦拂之

類今人謂拂爲拂捎此必傳於古箭捎字同然則箭

當鞭弭之屬可以擊人武舞中必執此物與

賈逵注曰箭舞

曲也言天下樂削去無遺其說未詳禮文王世子曰胥鼓南鄭氏注南

南夷之樂也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旄人教夷樂

則以鼓節之詩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正義引鉤命

決云南夷之樂曰南一名任明堂位任南蠻之樂也

古南與任通南由正舞位故鼓之白虎通云樂元語

曰南夷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持羽舞助時養

也呂氏春秋云塗山氏女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爲

南音高誘注南方國風之音正義以爲杜不解南其
義未聞疏矣籥詩鼓鍾鄭箋籥舞文樂也簡兮毛傳
籥六孔鄭注禮記郭注爾雅皆云三孔廣雅云七孔
未詳案鄭氏注祭統云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之
舞所執高誘注淮南曰掉羽武象周武王之樂
司馬相如上林賦云韶護武象之樂張揖曰象周公
樂南人服象爲虐于夷成王命周公以兵追之至于
海南迺爲三象樂也此說未詳所據

三十年傳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注亥
字二畫在上併三人爲身如算之六下亥上二畫豎置
身旁

邵氏寶曰六身亥字中三畫也三畫而謂之六者其
形如算之六也下二如身謂下二畫亦如算之六故

曰如身顧亭林又辨之云古文亥下三曲皆如布算之六計爲二者一爲六者三故成二萬六千六百六旬也然顧氏之說仍曲江慎修云二首者二萬也六身者六千也下首之二畫如其身之六則又得二六是爲六百六旬也此爲明晰咸案說文亥部不古文亥爲豕與豕同亥而生子復從一起更證以魏石經三體左傳遺字古文亥作而篆作𠄎與說文同然則古文亥字首皆一畫傳云二首豈後之亥篆卽古文與深疑劉歆時之爲左傳訓故者不無改竄附會故賈服杜君之本相沿爲然也

請諳出出注諳諳熱也出出戒伯姬

周禮庭氏鄭氏注引傳出出作誦誦說文引傳諄諄
作諛諛云可惡之辭一曰諛然

吾公在壑谷注家臣故謂伯有爲公

士喪禮鄭氏注公大國之孤四命也春秋傳云吾公
在壑谷賈疏曰鄭爲伯爵不合立孤但良霄鄭之公
族大夫以比大國之孤故臣子尊之亦號爲公案禮
王制正義云卿亦得稱公卽援此傳爲證

三十一年傳延州來季子注延州來季札邑

昭二十七年傳使延州來注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
州來其土地名又云延州來闕此三說皆參錯不合
案禮檀弓下云延陵季子適齊鄭氏注季子讓國居

延陵因號焉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正義曰春秋傳
謂延陵延州來卽此經延陵卽左傳延州來明是一
也檢傳言延州來季子凡三見不云延陵禮檀弓公
羊誤語史記吳世家漢書地理志皆云延陵不言延
州來蓋州來爲吳語之發聲也陵來又雙聲酈元水
經注以下蔡州來之城爲延州來殊謬據漢志延陵
在會稽毗陵晉書地理志毗陵郡有延陵縣漢志故
州來國在沛郡下蔡晉志淮南郡有鍾離縣故州來
邑風馬牛不相及司馬貞史記索隱李吉甫元和郡
縣志皆沿酈氏之誤○服氏云延延陵也州來邑名
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傳家通言之

漢書蕭望之傳將歸延陵之舉張晏曰吳公子札食
邑延陵哀十年傳正義引孫毓以爲季子食邑於州
來世稱延州來季子子慎輩意以延陵有州來之邑
非指下蔡之州來以實其地也高誘淮南注札吳壽
子也亦以延
州來爲延陵

左傳杜註辨證卷四

左傳杜註辨證卷四

三